

# 那些年光輝歲月的細說

# 馮毓嵩覓重振港產動畫新契機

上海萬航渡路618號的一棟花園洋房，連同它周邊建築形成的萬餘平方米的廠區，就是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。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的半世紀內，這裡是中國人才最集中、規模最大的動畫電影製作中心，出產了幾代中國觀眾都耳熟能詳的動畫電影《大鬧天宮》、《哪吒鬧海》、《天書奇譚》、《黑貓警長》等作品。資深動畫導演馮毓嵩，於少時加入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（以下簡稱「美影廠」），見證了這段光輝歲月，也在那裡度過了為動畫激情燃燒的青春時光。如今身在香港的他講起當年事，馮毓嵩頗有些恍然若夢之感，但亦覺得港產動畫的未來發展之路，也許就暗藏於這段歷史裡。

文、攝：黃依江

當年美影廠所在的洋房，有一個帶池塘的小花園，午休時大家都會去那裡曬太陽。一次，《哪吒鬧海》的年輕導演之一徐景達（阿達），載着彼時已花甲之年的「中國卡通之父」，亦是美影廠老一輩導演的萬籟鳴先生在池邊騎單車娛樂，卻一不小心叫後座的萬老跌入水中。幸而池水很淺，萬老站起來說「沒事」，眾人便打趣：「萬老，您是要去東海龍宮找龍王嗎？」萬老回答：「沒有啊，我口袋裡有隻小蝌蚪，我是替特偉（《小蝌蚪找媽媽》之導演）的小蝌蚪找媽媽呢！」馮毓嵩憶及那時美影廠上下幾輩人其樂融融相處的場景，認為正是那種寬鬆環境與良好的人文氛圍鼓舞了大家的創作激情。

## 打破模仿局限 從傳統藝術汲取創意

在早期美影廠出品的動畫《鐵扇公主》中，可以見到人物明顯參考了迪士尼動畫的形象設計，但廠方很快便發現，模仿別人非長久之計。因此在1953年左右，後來的廠長特偉提出口號「敲戲劇風格之門，探民族形式之路」，旨在引導大家進行基於傳統文化的形式創新。為此，特偉自己率先借鑒京劇臉譜藝術執導《驕傲的將軍》一片，此後美影廠更多導演加入創新行列，水墨動畫《牧笛》、木偶動畫《神筆》、剪紙片《豬八戒吃西瓜》等片紛紛湧現上大銀幕。

而其中轟動世界動畫影壇的水墨動畫技術，試驗過程長達半年，耗費的人力物力不計其數。水墨動畫的研發成功，離不開國家的巨額投資。參與全程的馮毓嵩提及當年見證它誕生的情景，仍難掩喜悅。「當時的試驗是以阿達為首的年輕人，我們做得非常興奮，幾乎不眠不休。每次試驗樣片製作出來，無法立即知道效果，需要送到沖印廠連夜沖印出才能看到。有一晚實在加班太久，需要休息卻仍難以入睡，我跟阿達拿一片安眠藥一人一半吃完睡去，沒睡多久又被叫起來看片，稀裡糊塗地一看——片子成功了。」那部影片，便是在中國家喻戶曉的水墨動畫《小蝌蚪找媽媽》，最早的創意來源於齊白石的畫作《蛙聲十里出山泉》，又融入他筆下各種各樣的水墨動物形象如小雞、烏龜、金魚等，更特請一位幼兒園老師編出適合孩子觀賞的故事情節，馮毓嵩感嘆：「那是一部依靠集體力量，創造出的天造地設般的作品。」

## 重視年輕創作力 善用文化藝術人才

馮毓嵩認為，美影廠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輝煌，離不開前輩領導的尊才重藝之心。「特偉是個藝術家。」馮毓嵩這樣評價，「儘管他自己並非專業出身的動畫人，卻完全遵從『藝術至上』，亦重視青年力量。」每一批進入美影廠的年輕人，特偉都會親自接見，讓他們拿出自己的作品來看。雖待後輩和藹，美影廠的培訓卻很嚴格，「無論你從哪個學校來，先將美影廠動畫生產的整個流程走一遍，光是在上色組，我就做了2個月。」不止是廠長，美影廠的老一輩動畫藝術家都總是盡力給年輕人發揮創造的空間。馮毓嵩難忘他參與《黃金夢》製作組時師從的動畫師段後，「當時要畫5個大財閥吃星星、月亮、珠寶的貪婪樣貌，段後叫我隨便畫，不必遵循規律。我畫完後，他將攝影表順序打亂，一般是順序的12345，他打亂為42351，竟形成了一種『亂象』效果，更凸顯大財閥的貪婪特質。」他當時並不知會有這樣神奇的效果，直至做出後才對老師的技法恍然大悟，「因為他，我做動畫開竅了。」儘管這位恩師因病早逝，但在之後馮毓嵩參與製作或自己導演的作品中，運用了從他那裡學到的技巧，成果斐然。

因製作動畫並非僅限於導演、設計師等美術工作人員，還需要其他行業工作者的協助，特偉也廣羅各界人才，令美影廠成為「臥虎藏龍」之地。馮毓嵩記得，那時美影廠的小院總有一個拄拐杖的老人坐着，後來才知道那是中國流行音樂的「教父」黎錦暉，他曾創作大量膾炙人口的兒童歌曲如《小兔子乖乖》，晚年時被特偉聘用到美影廠為動畫配樂。此外，《梁祝》的創作者之一陳鋼、《良友》畫報主編馬國亮等文藝工作者，都被特偉「納入囊中」，到美影廠從事音樂製作及文學顧問等工作，馮毓嵩說：「雖是做『兒戲』，但美影廠的創作絕非兒戲。」

## 承襲美影廠風骨 致力動畫教育業

上世紀七八十年代，馮毓嵩和一些美影廠成員離廠到港台地區和國外發展，美影廠的人文創作精神，也隨着這些動畫師被帶到境外。馮毓嵩在被譽為「東方迪士尼」的台灣宏廣卡通公司供職期間，拍攝了200多部動畫，亦與胡金銓導演合作《張羽煮海》並擔任執行導演。他始終受感於「中國動畫學派」的式微，又回到珠海成立馳盛動畫公司，也發掘了一批動畫新人。求賢若渴的他不計代價，吸納了許多剛畢業的年輕人，「開始都沒有工作任務，沒關係，先打羽毛球！」如今赫赫有名的超現實主義油畫家冷軍，就是那時被馮毓嵩選到馳盛繪製動畫背景的后輩。而在那裡出產的《橘生》，及後來獲得金馬獎的動畫片《學仙記》等作品，都承襲了美影廠的風骨。

2004年，國家出台了針對原創動畫片的扶持政策，定居香港的馮毓嵩回到內地推動動畫教育，先後在許多學校成立動畫專業，以培養更多動畫人才。提及這幾年幾部國產動畫長片如《大魚海棠》、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，他覺得欣慰：「最重要是投資人願意投，創作者要有決心。慢慢拚，就會有好作品。」在內容方面，他認為首先要為兒童的教育着想。他提及美影廠作品《哪吒鬧海》中哪吒的自刎，創作團隊翻來覆去修改多次才確定最後的分鏡：哪吒背過身去，沾血的劍掉在地上。「我們不令孩子看到自刎的正面。」做動畫的初心，是為兒童，但好的動畫作品是兒童與成年人都可觀看的，這便要求動畫有人文關懷。「人文內涵要從自己生活的土地上挖掘，唯有引起時代共鳴的作品，才會有市場。當年的美影廠，就是創作這樣的作品。」

### 掠影探索



「中國動畫之父」萬籟鳴(中)與萬古蟾(右)，以及二人之胞弟萬超塵(左)。



馮毓嵩曾在台灣與胡金銓導演合作動畫長片《張羽煮海》。



馮毓嵩



美影廠成員當年研製剪紙片的場景。

馮毓嵩導演的《學仙記》，於1992年獲金馬獎。

萬籟鳴老先生與馮毓嵩(右)，攝於1990年。



馮毓嵩在廠工作期間的廠長特偉。



年輕時的馮毓嵩在美影廠的動畫工作室，徐景達(阿達)拍下這張相片。

美影廠早期作品《鐵扇公主》中的豬八戒形象，可以看出參考了迪士尼動畫的風格。

水墨動畫《小蝌蚪找媽媽》中，利用許多齊白石水墨畫作中的動物形象。

美影廠於1963年攝製的水墨動畫《牧笛》。

馮毓嵩參與製作的動畫《黃金夢》，他繪製了片中五個大財閥「饕餮」之場景。

家喻戶曉的動畫《黑貓警長》也是由美影廠出品，導演是戴鐵郎。

## 目前「有情懷的投資者」難尋 今日動畫片路在何方？

居港多年，馮毓嵩對香港動畫產業也有透徹的觀察。「《麥兜》是很好的作品，既結合市場，又有藝術良心。」電影中的屋邨、九龍城、啟德機場的飛機飛過，這些都是基於香港的本土場景，而喚起觀眾共鳴的，還有影片中體現的根植此地的香港精神。馮毓嵩講起幾年前，《麥兜》動畫的團隊也曾找到他，問可否用水墨動畫的技術來拍《麥兜》，他婉拒了：「水墨動畫僅是個形式而已，這樣好的作品，關鍵還是內容，要持續背後的人文關懷。」

### 沒有環境給年輕人展才能

馮毓嵩直言，香港投資者求速利之心太急切，也導致了藝術上缺乏追求，難以出產雋永之作。這在全中國都是個問題，香港速食文化盛行，這一問題便演繹得更加激烈。「『立等可取、馬上見效』這是投資者行為，作為創作者，不應有這樣的心態。但悽論是，沒有投資，又怎能出作品呢？」因難尋對復興動漫有情懷的投資者，他見到許多有抱負的年輕動畫人畢業便失業，沒有一個大環境可以讓他們施展才能，最多拍一些藝術動畫，幸運的話可以憑此拿到國際獎項，但作品無法走進市場，更無法形成社會效益，也就無望扭轉當下這種不佳的行業「氣候」。政府的「動畫支援計劃」效果亦然，儘管幫到一些個人藝術家，但資助只講投入不問回收，避免與市場結合，也難成大器。

### 需重視內涵人文關懷而非技術

「這幾年我在杭州做評審，見到不少青年人的作品中特效精彩，看起來很厲害，但技術可掌握，故事不能不下功夫。貪圖技術、特效的炫目，也許會有市場，但故事沒靈魂作品就不會雋永，只是一時潮流。」馮毓嵩始終強調「人文關懷」，他提及奧斯卡近年來有不少未經公映過的畢業生作品參選，說明即便是在市場之下，奧斯卡還是把人文關懷放在首位。他發現，即使是做商業電影，最後賣座的一定是有內涵和人文關懷的作品。「觀眾是有鑒別能力的，因此不能永遠被所謂『市場』牽着走。」

立足於香港本土，發掘過去歷史積澱的精華，反思目前的社會動亂與疫情，探索香港該如何從這悲觀中走出來，喚起人們團結奮鬥的精神——這些都是人文關懷。要走出困境，藝術文化是很好的實現通道，以香港的文化力量、世界視野，可汲取的營養超乎想像。「大學院校、藝術機構、政府相關機構，都應當具備社會責任感。」儘管目前社會環境不佳，百業待興，動畫產業發展不在首位，但馮毓嵩相信，只要在其位者謀其政，有力量的人都發揮，什麼時候開始都是最佳時機。